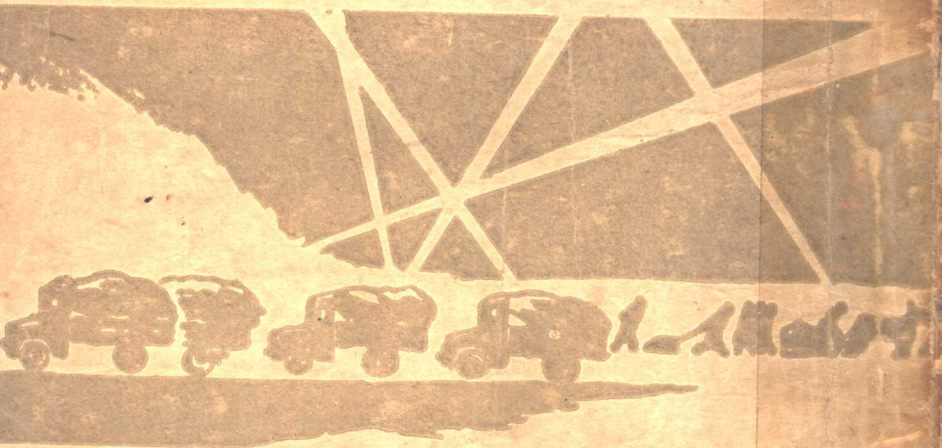


生路

錢亮之譯

卓德羅夫著



上海光華出版社刊行

生路

第二屆

學生



879.577
2726

生 路



RAU14/11

光華出版社



光華總社：上海南京路五八七號二〇〇室
 分發行所：上海南京路五八七號二〇〇室

一 列寧格拉被包圍了

一九四一年整天都有太陽照耀着金光的八月。涅瓦河上這一座輝煌燦爛的城市，從來沒有顯得這樣壯麗美觀。然而城裏的一切，却也從來沒有變得這麼驚心駭目。

列寧格拉危在旦夕。敵人猛撲這座北方的要塞，直向涅瓦河兩岸銳進。全列寧格拉人都在如火如荼茶地準備防禦，空前迅速地吧城市變成軍營。

許多防空氣球好像銀灰色的大魚一樣，在幽涼爽快的碧空中盪漾。第一批人民志願軍一隊一隊地從陽光直射的大街上通過。那些面目清秀的沒有鬍鬚的青年，軍裝整齊，佩着武器，驕傲地走向前去，然而那些滿腮鬍鬚、頭髮斑白的老漢也在向前走。一輛一輛的坦克轟隆隆不停地疾駛過去了。

花園裏、公園裏、工廠作坊邊、宮殿教堂邊——到處都有工人、職員、家庭婦女、大學生、男女青年在急急忙忙地挖掘戰壕。牆上有人在倉卒地張貼着軍事命令。『塔斯社的窗戶』上的新壁畫標語前面，聚集有很多人在仔細地讀着蘇聯情報部的公報。房屋都改變了面貌。弄堂口都派有帶着袖章、掛起防毒面具的家庭婦女們在輪流站班。

這時列寧格拉的居民，都在興奮激昂地讀着捍衛列寧格拉的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史丹諾夫和鮑普可夫發出的通告，通告上說：

『我們在我們自己這座優美的城市中生活着、勞動着，我們親手建築了列甯格拉許多巨大的製造廠、工廠以及輝煌壯麗的大廈和花園，我們決不是爲着讓德國法西斯強盜來享受一切的。決不是的，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會有的……大家起來，萬衆一心，捍衛自己的城市，捍衛自己的住宅，捍衛自己的家庭，捍衛自己的榮譽和自由。』

在列甯格拉遠郊一帶——無論是在那些陡削的河岸邊和茫無涯際的森林緣上，也無論是在各叉路口和各村鎮近旁，從慶格雪普到魯加，從西姆斯克到施立塞里堡——自早到晚，都有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城市居民和集體農民的隊伍在工作着。他們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修築強固森嚴的工事，挖掘反坦克的戰壕，建造堅強偉大的水門汀柱。在列甯格拉城內和近郊，都築有工事火力點、工程火力點、機關槍陣地以及街市堡壘等等。

列甯格拉軍隊開上前線去迎擊敵人。

所有一切能够拿武器的工人都開上前線去了，他們都把自己的機床交給了自己的妻子、幼年人和老頭子們。列甯格拉成千成萬的老年工人，在這危急關頭都回到工廠裏來做工了。這批久經鍛鍊的老先鋒隊，本來就是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老戰士和建設者，而今他們又把這種壯烈的舉動傳授自己的兒女們。

基洛夫工廠的老工人號召列甯格拉的青年，要他們也做法自己的父兄在內戰年代的那種精神來工作着、戰鬥着。青年却是無所不能的。青年男女們都很白傲地說：

『我們要前進得更遠！我們要做得更好！我們要戰鬥得更好！』

父母們在勞動戰線上也不願落在自己的兒女後面，也都大大地振奮起來了。奧哈塔化學聯合製造廠的一個女工芝費月華直言不諱地說：

『我的女兒是車間生產隊的隊長，她每天做十二點鐘到十五點鐘的工。難道我可以落在女兒後面嗎？那是決不會的！』

列甯格拉所有的工人、大學教授、黨工作人員、工程師等等，都以同樣的精神從事着工作……

一個年輕的女子、電焊匠李珈·波爾霞珂華，在敵人火力下裝配我們的火力據點。誰都知道，這件工作是很危險的，而且是很困難的，並且跟她在五十小時內把全部機構焊接起來。這位女子整整地一晝夜沒有離開機器，結果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把這些機構焊接好了。

一位老鎔工梭波列夫回到了自己的機床邊。一九一九年，他在普爾科夫高地一帶同尤結尼契的白軍作過戰。現時他已經六十多歲了，但他一點也不比青年們落後。九月間在列甯格拉攻守戰中，他的一個獨子弗拉基米爾也犧牲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敵人猛向列甯格拉郊外一帶進攻。希特勒匪徒們急如星火，企圖佔領這個偉大的城市，以便在城裏來溫溫飽飽地過冬。希特勒連忙就在無線電廣播中宣佈說，列甯格拉早晚就要攻下了。德國人已經指定了一天在『亞斯托里亞』大旅館舉行慶祝的宴會。

德寇用了三十萬精銳的部隊以及空前衆多的大砲和技術來摧毀列甯格拉的防禦。大砲有六千門，

手機關槍及輕重機關槍共有一萬九千挺，迫擊砲有四千五百尊，坦克有一千輛——猛向蘇聯這座和平的城市射擊。空軍上將凱列爾所指揮的一千架德寇的戰鬥機，本來是預定了要把列甯格拉掃蕩得瓦礫不留的。

規模空前、驚人殘酷、幾月不斷的列甯格拉攻守戰開始了。

九月間，德寇又連日瘋狂地來衝擊列甯格拉倉卒構成的防禦工事。但敵人的一切嘗試都沒有一點效果。德寇屍積如山，坦克、大砲的殘軀碎片鋪滿了通到列甯格拉去的一切大路和郊野，列甯格拉却依然是巍峨雄偉而牢不可破地屹立在那裏。

德寇這種嘗試化費了很高的代價。到九月中旬時，他們在爭奪列甯格拉的不斷的疲憊戰鬥中，就損失了十七萬官兵，而且大約損失了五百輛坦克和五百門大砲。

德軍總指揮列伯爵士碰到了這次空前的堅強抵抗後，就下令停止了攻擊。

於是敵人就在不遠的城郊一帶深壕高壘地扼守起來。列甯格拉人心愛的郊外地方——彼得哥夫、加琴納、普式庚，都被德寇佔領了。他們把彼得哥夫洋洋大觀的各噴水池也毀掉了，把技巧絕倫的古蹟欄柵也拆走了。鍍金的撒姆生像也被他們鑄成了片塊，作為廢鐵運到德國去了。德寇將軍們佔領了普式庚城後，就大肆搶劫宮殿。這些強盜們把那間琥珀鑲成的房間也掠洗一空，把牆上所有的寶貴花氈都拆卸下來，運到他們可惡的『故鄉』去了。

敵人在城外各地固守起來後，每天就用大砲來轟擊列甯格拉。砲彈落到了各公園、各廣場、各博

博物館、各兒童住所上面。德寇用砲火擊毀了很多的學校和產育院。砲彈也擊中了愛爾米達什博物館女像的尖柱，不過饒倖留下了那有名的迴廊。敵人砲彈又打到了拉斯特列里的傑作——冬宮裏，像雨點一般的燃燒炸彈落到了依薩克大教堂裏。一九四一年秋天，有一天敵人一個砲彈把著名的安尼琪珂夫橋的貴重欄杆毀壞了。有個飛機彈落到動物園裏，把那裏一隻名叫「貝麒」的小牝象也打死了。

德寇因爲攻城不下而咆哮起來了，於是逐日不斷地用大砲猛擊這座城市，許多無辜的和平居民——婦女小孩都慘遭殺害。列甯格拉人在站隊買麵包時、散步時、工作時、在屋頂上作防空活動時，隨時都有突然死去的危險。然而這些愛國志士們却不怕死。在這危急關頭的時候，無論老人、青年、婦女或幼年人，都從來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戰鬥崗位。

但德寇這次也沒有衝得進列甯格拉。於是他們就製定了奪取這座偉大城市的新計劃，並爲了這目的而馬上着手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隊。急急地把希米蒂將軍所指揮的德軍第三十九摩托化步兵軍團，調去同芬蘭白匪採取聯合行動。

列甯格拉的艱苦時日到來了——希米蒂的部隊突破了我們北方的防禦線，並且到達了梯哈雲。德軍佔據了我們北方鐵道幹線上一段很長的地方。弗波卡拿已經處在敵人綿密不斷的迫擊砲火下。瓦爾霍夫城也在直接遭受着威脅。

但德寇却不能把列甯格拉完全包圍起來。十一月間，希特勒又在無線電廣播中說大話，說這次鄭重聲明對於重重被包圍的列甯格拉城，要用餓困的方法來佔領牠。

德寇是這樣打算的：到了嚴寒的冬天，城內就會沒有燃料，也沒有糧食，也沒有電燈，水管一凍，並且水都沒有得喝，這次列甯格拉一定是要陷落了。

但法西斯黨徒却太沒有認清蘇聯人。

十一月，北方的嚴寒到來了。白雪堆滿了廣場和街上，簡直不能通行。燃料快要完了，自來水管也凍冰了。在慘淡昏黑的住屋裏，在冰凍凜冽的工作場所內，人們而且度着飢餓的難關。但列甯格拉依然和鐵石一樣堅定，半點也沒有動搖。有時，工人疲憊得倒在機器旁邊，他的一隻手却還是不肯放開工具。這時戰線已經臨到了各個機床間，於是列甯格拉的工人做起工來，也都和前綫上的戰士一樣了。

敵人砲彈打穿了工廠的牆壁，工廠裏却正在緊張地工作着。常常有些工人被砲彈片打死了，倒在機器旁邊。同班工作的同志們，就沉默地把這具快殭冷的屍體抬到一邊去，而自己站到機器旁邊工作起來了。

英勇事業已經透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在列甯格拉人看來一點也不驚奇。

本來很多人是可以離開城市的，但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崗位。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站在敵人的圍困中，不但緊張地工作，並且多次擊退了殘暴敵人的進攻——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先例。特羅亞、迦太基、薩拉哥薩、馬德里——拿來和被圍的列甯格拉比較一下，那真是不堪比擬。列甯格拉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勞動。這裏各專科大學各試驗室裏，都有學者們在繼續研究科學。一位滿

頭白髮，鬚鬚就像總教主一樣的科學院會員約瑟夫·奧伯里，還在愛爾米達什替亞宅爾巴德安人民的詩人尼乍姆舉行誕辰典禮。在大砲轟擊中，醫生們還在施行極複雜的手術，工程師們還在鍛鍊那種打不穿的混合鋼。在合唱台上，在摩依卡街，在列甯格拉知識份子的晚會中，都有列甯格拉的作家和詩人演說。

然而德寇却没有沉息下去，列甯格拉的包圍圈越來越緊了。等至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列甯格拉和蘇聯全國間，就只剩下拉多牙湖一條狹窄的水道和前面那條羊腸小徑才是自由通行的。這條小徑從考壘通向東去，中間要經過許多不能通行的榛莽密林、渺無人煙的荒地、稀罕的古老村落、北部的急流河道、冰凍了的沼窪和苔地。從拉多牙湖通到那個遙遠的不出名的小車站查波洛夫耶，還隔有幾百公里無路可走的荒野，查波洛夫耶就是到自由國土上去的第一個火車站。

水和密林阻塞了通糧區的道路。最主要的事，就是要征服這些障礙物，而開闢一條通到被包圍的城市中去的大道。

由於史丹諾夫同志的發起，列甯格拉人就在這些被包圍的最嚴重的時日中，築成了這條冰路——列甯格拉的生路。

二 凶猛的湖

列甯格拉東北面八十公里的地方，濱着歐洲最大的一個湖——拉多牙湖。湖上常常騰起一層薄霧，時而掀起驚濤駭浪，就會把漁舟捲得猛烈地碰着黑礁石。低處南岸一帶，却是稠密陰暗的松林和苔沼地。陰晦的日子，只看見愁慘暗淡的天空低壓壓的罩着那濁泡翻滾的湖水。這真是個寂寥無奈的境地。

漁夫們唱出許多關於這個凶猛的拉多牙湖的歌曲。他們這些歌曲，都是由最古的俄羅斯人那裏流傳下來的。遠古時代，從歐洲北部到希臘去的商路，就是經過這個湖上。自古以來，這老拉多牙的湖水和沿岸一帶都是俄國人的地方。根據最古的俄羅斯年鑑記載，俄羅斯王國就是奠基在離湖不遠的地方，這是現在已經遺廢了的小城——老拉多牙。

以後好幾世紀中，諾夫哥羅得的商艦和軍艦都在拉多牙湖上來來往往，他被稱做這一領區的水陸主人。這一領區是由瓦爾霍夫河緣北達寒海，自涅瓦河口直往西去，都包括在內。蒼老的瓦爾霍夫河，廣闊的拉多牙湖，河水盈溢的涅瓦河以及波羅的海——這就是古時俄羅斯人同敵人們撕殺拼戰的一條道路。古時諾夫哥羅得這條路上，是灑滿了俄國人和他的敵人們的鮮血的。瑞典人曾經佔領過涅瓦河的兩岸，並在奧哈塔河口建築了蘭得斯克倫要塞。豪強不屈的諾夫哥羅得人，不忍祖傳的土地被蹂

躍，他們又奪回了涅瓦河一帶，把瑞典人的蘭得斯克倫要塞徹底毀滅了，並於一三二三年在拉多牙湖的涅瓦河口的一個島嶼上，建築了自己的奧列哈夫要塞，來捍衛俄國的領土。十七世紀的初葉，俄國又失去了這座要塞，到了一七〇三年，才由俄皇彼得一世收復了。他把古時俄國的奧列哈夫要塞，改名施立塞里堡。

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德寇佔領了施立塞里堡和拉多牙湖南岸的一帶地方。他們從這裏不斷地砲擊拉多牙湖和陰沉的芝林島。

從這時起，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紅軍英勇地突破了這個封鎖圈以前為止，在這悠久的十五個月中，到列甯格拉去的路，就只剩下這條經過波濤洶湧的拉多牙湖上的唯一無二的狹窄水道。布爾塞維克就決定在拉多牙湖上來奠定自己的「生路」了。

列甯格拉戰線司令部內，各指揮官和築路專家們都在深思苦慮，怎樣來實現這個驍勇無畏的偉大計劃。世界上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也都從來沒有在廣闊的湖上修造過這樣遼遠的冰路。

冰路上應該通行裝運糧食的大載重汽車。這裏馬上就發生了成百成千的問題。修築這條冰路和使用這條冰路，其中極重要的是應該知道：冰的堅固程度、冰期的長短、冰的性質、風對冰的影響、水流的狀況、水的深度、洲灘的情形、水的成份和牠的溫度變化。冰路組織者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個湖的歷史雖是這麼悠久，但我們的人，對於這個湖的情形還知道得不很清楚。他們把牠叫做凶猛的拉多牙湖。不過僅僅知道這個湖是很頑皮的、很激暴的，所以當時特地沿湖掘了

一條運河。

然而即使知道澶湖的情形和湖上的冰性也還是不夠的，因為僅僅這一點，還遠不能解決接連發生的許多困難問題。戰線司令部面前，一直擺着在建築這條道路中的許多複雜而重大的任務：沿着湖上的冰、經過森林和沼澤來開闢這條大路，並且路上一切還要佈置完善。因而立刻就發生了各種車輛上以及這空前大量的運輸管理上的種種困難。幾千輛各種載重汽車要在這條路上運輸千百萬噸物資。還要把這些汽車組織成爲運動自如並便於管理的汽車隊，因此也就要挑選有經驗的汽車隊長與駕駛員的幹部。考慮了很久以後，結果就組成了各『汽車營』。

這裏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怎樣來組織汽車的燃油供給？路上遇有損壞時又怎樣來修理汽車？爲了這一點，在汽車通行以前就組織好了各添油站和便於移動的修理所。

於是逐漸形成了這個巨大的好似聯合運輸公司的輪廓：汽車營的分佈，各營的所在地，貨棧的組成以及運貨的秩序等等。

並且擬定了經過這條冰路來撤退列甯格拉的人口，沿途還要供給他們的吃喝，讓他們取暖。

快到冰雪凜冽的冬天，雪嵐雪堆必然跟着要來的。於是必須組織特別的修路部隊，附有複雜的聯合機：如掃雪機和大拖拉機。並且還要有造橋架橋的人。

種種新困難逐日不斷地發生了。急切地需要氣象觀察所和衛生救護的設備，要有保管物資和交通聯絡的佈置。末了，爲要保護這條新築成的道路，使他免受敵機的襲擊，就必須把各高射砲連、探照

燈及測音站組織和佈置起來。

困難達到了極點，但這條公路的組織者們，僅僅知道他們肩上負有全列甯格拉生死存亡的責任。列甯格拉戰線上的戰士以及那裏的居民——婦女小孩都迫切地需要糧食。蘇聯的愛國志士絲毫也不害怕困難，他們毅然決然地負起了這一空前的奇行壯舉——努力來修築這條冰路。

※

※

※

從列得涅瓦來的一位鬍鬚冉冉而青筋鱗鱗的老漁翁——尼古拉·馬爾契可夫，很豪放地敘述着這個拉多牙湖的故事，他說：

『我們這個湖是個無邊無岸的海。從南到北有二百來俄里，從東到西有一百多俄里。各處深淺不一樣。北面頂深，靠我們這岸，深到三十五至五十俄丈，有的地方比較水淺些，淺處也有。湖裏的浪打得傷人，蠻橫得不得了。風是八面風，時常浪打浪。浪頭豎起來好像一些堤壩，高得像沖天的大樓，漁船挺高起來，普天下都望得見，——到了一落下去，簡直是深得沒有底。四圍的水沸湧起來，到處都在翻泡。想到這一下可要送命了！一看，又鑽出來了。就這樣一起一伏，搖搖盪盪。說到我們這岸的浪，那可來得急促得很，像刀切了的一樣，把漁船打得一直昇高起來，這下可嚇倒了人。要是湖水真的發起脾氣來，一直可以打到岸上。水像山一般橫沖過來，把什麼都弄得淹沒盡了。我親眼見過波浪湧到了科科列夫來，有一天把岸上五十俄丈內的土都沖走了，樹就像火柴一樣，沖得到處都是……』

湖角對面的暗洲上，豎有一個灰色的燈塔。這時燈塔也熄掉了。燈塔上是一片靜寂。從前這裏一個照管燈塔的老人，總是把他在拉多牙湖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很詳細地記在簿子上。正是他對我敘述過霧、壓氣和湖嘯的情形。

拉多牙湖上時常起霧。紛紛秋雨的時候，湖上浮起一層濃霧。春天，流冰上面又現出霧來。六七月間，也有靄靄的濃霧近接湖水。這時天空裏射着烈日，慢慢地飄浮着一縷縷的青雲，湖上就滾起一團團灰色的濃霧。不過，湖上的霧很少到岸上來。

老拉多牙湖往往出現一種奇妙得像神話上所說的海市蜃樓。岸上的人忽見湖心裏突然長起了許多小島和小松林。這是好天氣的象徵。有時，湖上風平浪靜，而突然間嘯聲大作。這種嘯聲是一震一震的，越來越大，就像巨砲轟隆一樣。這就是所謂湖嘯。

湖水結冰和開凍這兩個時期，建築冰路的人特別要知道得清楚。老人們把自己所見到的情形講述了很多。

起初是湖的南岸淺水的地方——施立塞里堡邊端一帶，蓋着一層薄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嚴寒剛至，氣溫降在零下五度，這時冰期開始了。但烈風刮破薄冰，好幾天內，薄冰塊都像油一樣晃晃的在湖上飄浮，同時流水又把它們送到涅瓦河裏去。涅瓦河上流着秋冰，這時列甯格拉就開始寒冷起來。再過一個星期，冰凍更加厲害了，沿岸一帶都結冰了。

湖心要到冬天極冷的日子才完全結冰。平常的時候湖心一帶並不結冰。暴烈的北風很厲害地吹擊

這一帶的湖水，這種壓力就漸漸地傳到了冰上，經過十二小時後，施立塞里堡附近的冰就開始感受到了這種壓力，而破裂起來了。裂縫裏湧出大水，灌到四處的冰上。

拉多牙湖的漁夫們確切地知道湖心結了冰沒有。當他們在冰下打魚的時候，打開一個地方的冰，那時漁夫們一看冰口內的水就可以猜測一切。如果湖上有風而冰口內的水在往一方流動時，這就是說，湖心還沒有結冰。要是冰下的水已經不再流動了，這就證明全部湖水都結了冰……

拉多牙湖裏有很多小島。南北都有。北面的島又高又陡，周圍的水很深，到處都是深淵。南面的島少，島岸低，不是沙灘就是沼澤和窪地。

拉多牙湖有很多沙灘和石灘，或在島的周圍，或在沿岸一帶。湖上的冰凍時期和冰的堅固程度都以這些灘上的情形為轉移。

大家都知道，冰的堅固性還要看冰的結構怎樣才能決定。晶狀冰是最堅固的冰。這種冰明淨得很，容易發曲，時常有裂聲，但經受得住大的重量。秋末，冰開始凝結時，是很堅固的。所有滑過冰的小學生都知道這種吱吱發響的硬冰。有一句關於這種冰的俗話：『我雖然滑出了裂聲，但不會陷落下去』。那裏曉得冰也是不經老的。冰一衰老起來，就生出泡孔，易碎，支持不住，很快就解體了。

這條路的組織者兼建築人拉空諾夫中將，從工作一開始時就來了湖上，在冰上逡巡了很久。他打開冰洞，親自測量着，並再三詢問老漁翁們。他從實踐中才知道拉多牙湖的冰是很特別的。這裏的冰